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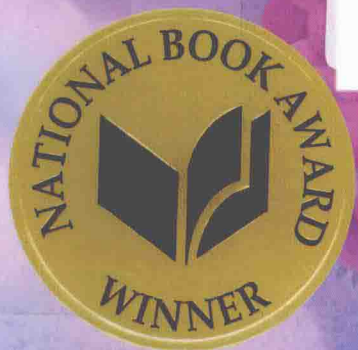
美国国家图书奖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能力，尽力做最好的你！

# 蓝莓季节

The Canning Season

【美】波莉·霍瓦斯 著 赵永芬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 蓝莓季节

The Canning Season

【美】波莉·霍瓦斯 著 赵永芬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莓季节/(美)霍华斯著;赵永芬译.  
—昆明:晨光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414-6072-2

I.①蓝… II.①霍…②赵… III.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8184号

THE CANNING SEASON by Polly Horvath

Copyright©2003 by Polly Horvat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法勒、施特劳斯和古鲁出版公司【美】授权云南晨光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未经出版者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摘录或抄袭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23-2013-080号

# 蓝莓季节

The Canning  
Season

作者 [美]波莉·霍华斯  
翻译 赵永芬  
绘画 小力  
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  
责任编辑 王林艺 付风云  
版权联系 杨娜  
美术编辑 刘璐  
封面设计 大娟  
版式设计 辰子  
内文排版 呼世阳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4年11月第1版 第4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4-6072-2  
开本 145毫米×210毫米 32开  
印张 7.5  
定价 16.80元

退换声明:若有印刷质量问题,请及时和印务部门(010-88356856)联系退换。

## 尽力做最好的你

在缅因州过夏天，听起来好像一本小说。

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蓝莓季节》的故事，即发生在如小说般的缅因州。在十三岁那年的夏天，女孩瑞琪突然被母亲送上了去往缅因州的火车，粗心大意的母亲甚至连行李都忘了给她带上。谁也没想到，这次匆忙的远行竟让瑞琪从此告别家乡，永远地住在缅因州有熊出没的森林。

在玫瑰幽谷过夏天，确实像一本小说。这里的一切宛如童话：与世隔绝的蓝莓山谷，海边悬崖上城堡般的大宅，性格古怪、特立独行的双胞胎老奶奶……但同时这里也有着荒诞离奇的家族往事，有奇怪的只能接不能打的电话线路，还有两位老奶奶七八十年来固执的自我孤立。故事情节似乎都是日常琐事，但你却又会禁不住好奇，书中每个人的人生还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安静的瑞琪在大宅里如幽灵一般，就在她与两位老人渐渐相互适应的时候，另一个女孩哈波也被阴差阳错地送来了。她的出现让故事的色调明朗起来。这个心直口快的女孩从小被母亲抛弃，由不靠谱的姨妈养大，而现在姨妈也不要她了。看到这里，之前模模糊糊的真相才会突然清晰，故事里的这四个女性：两个小女孩和两位老奶奶——潘潘与缇莉，都曾被母亲抛弃。

书中潘潘说，真相没有好与坏，就只是真相罢了。很多时候，事实无可改变，而我们如何看待与接纳往往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多年以前，这对双胞胎姐妹的母亲以极其惨烈的方式离开了她们，对此姐妹俩一直有不同的感受和看法，这也导致成年以后，她们心中各自有不同的人生风景。两人都固守在森林里，缇莉是因为不愿远离死去的母亲，潘潘却是因为真的热爱森林。

两个女孩会受到老奶奶怎样的影响呢？在来到这里之前，瑞琪总担心自己要为妈妈的幸福负责，而妈妈却对她漠不关心；哈波则对被爱抱有直率的希望，却遭遇一次次的失望。她们俩会以怎样的方式抚平内心的伤痛，找到心灵的平静呢？对此，潘潘说：“恐怕我们都只能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平静。”在这一点上，这本书具有很大的抚慰人心的力量；也因为这一点，这个原本写给青少年看的故事，在成年读者心中也能引起共鸣。全书的主旨借潘潘之口而说，又由出场戏份不多的哈奇升华地点明——尽力做最好的你。找到自己热爱的事，并尽全力去做到最好，我们即能平静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在作者幽默灵动的笔触下，这本书字里行间都流淌着深沉的热爱。一些片段的描写看似毫不煽情，却是那样直指人心。庆幸有这样的作者倾尽心力为我们书写。读书是为了与世界有更深入的交流，而一本好书不过是想让我们找到更好的自己，不过是想——让你成为最好的你。

Contents  
目录

{ 序幕 }	1
1 玫瑰幽谷	8
2 星光灿烂的夜晚	25
3 梦境的走廊	42
4 香草莉拉	54
5 蓝莓小姐	66
6 走错岔路的女孩	82
7 理查森大夫的长胳膊	112
8 夏季无比美好的一天	138
9 带蜜蜂的雏菊	166
10 蝴蝶形的疤痕	179
11 装罐季节	211
{ 尾声 }	221



## 序幕

瑞琪和妈妈杭莉叶一块儿生活，住在佛罗里达州潘萨镇，就在一座公寓又小又暗的地下二层。屋子里没有窗户，但即使有窗户，瑞琪想象着自己和妈妈也只会看见蠕动的虫子、蛆和怪模怪样的吓人的昆虫。而她和妈妈与这个充满噩梦的地方，只隔着卧室那四面薄薄的墙。

瑞琪从来就没睡好过。杭莉叶倒总是睡得很香，躺下就着，而且马上就打起鼾来。杭莉叶在狩猎俱乐部里端盘子，还要替别人打扫屋子，一年到头总是累得精疲力竭。瑞琪很担心她。偶尔，瑞琪还会梦到那些虫虫半夜里在墙上打洞，

一只只穿墙溜进来，爬进她妈妈的耳朵，一直钻进脑袋里。于是她常常在夜里醒来，用力倾听那些勤奋的小昆虫的动静。有时候梦境实在太逼真了，第二天一早起床时，她会忧心忡忡地死死盯着杭莉叶的耳朵，看看上面有没有微小的孔洞。有一回杭莉叶发现了，骂道：“别那样盯着我。你这个样子叫我怎么带你去潘萨狩猎俱乐部啊？他们会以为你是个傻子！”

潘萨狩猎俱乐部里有马场、网球场和游泳馆，还有奢华的会所。过去十三年以来，这个俱乐部一直是杭莉叶心中的灯塔，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俱乐部的会员。虽然她既没有马，也不会骑马，可她还是会把马裤、马鞭和头盔这些行头买回家，装出一副会骑马的样子。

“潘萨狩猎俱乐部！”她常常会一边念叨，一边将她的骑马装备夹在腋下，在家里迈开大步走来走去。她脚上穿着大大的黑色长筒马靴，几乎高到她的膝盖。靴口挤出了一大圈肥肉，实在不怎么美观。幸运的是，她很少低头往下看，她认为自己的形象简直棒极了。

“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瑞琪？”她会这么问。要是瑞琪不回答“简直棒极了”之类的话，屋里紧接着就会是一片冷冰冰的寂静。

那天晚上，阴郁的夜色渐渐降临。瑞琪住的地下二楼比佛罗里达州的其他地方都要黑得更早。她和妈妈坐在厨房的



餐桌前，吃着阿华田<sup>①</sup>和早餐玉米片。屋里安静极了。杭莉叶没有朋友，平时也几乎不在家，她更不允许瑞琪交朋友。

“别那样拿汤匙，瑞琪！想想狩猎俱乐部，狩猎俱乐部！”杭莉叶突然训斥道。接着她又重复了一贯爱说的一句话：“感谢上帝有狩猎俱乐部！”

“是啊，狩猎俱乐部！”瑞琪也像往常一样附和着。

“感谢上帝有它！”

“是的！”

“要是没有它，我们会在哪里呢？”

“哪里都去不了。”

“对。感谢上帝有狩猎俱乐部。”

“是啊，当然了。”瑞琪满怀希望地说。之后杭莉叶的眼光又变得冷峻无比，于是屋子里又是一片死寂。

瑞琪觉得，关于这个狩猎俱乐部的想法还是挺安慰人的。早在还是婴儿的时候，她就一直听说那里特别奢华。她很想跟妈妈一起去俱乐部，可是妈妈说这不是个好主意，因为她的肩胛骨上长了那个东西。如果带她去了，对她自己，对杭莉叶，都会有不好的影响。“我真希望当初给你取的是另一个名字。”杭莉叶说着叹了口气，“这都是你爸的错。”

“我的名字是他取的吗？”瑞琪问。

---

① 阿华田：一种用于冲泡的麦芽饮料。

杭莉叶耸耸肩，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当时我还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做一些蠢事。”

瑞琪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她一出生他就溜之大吉了。

“生孩子真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根本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你没被生下来之前，他们连东西也不让我吃，不管我有多饿。好像除了呼吸之外，我什么都不能做。可我才不要光是呼吸，我只想吃的汉堡！等一切结束之后，他们终于送吃的来了，可那些东西却让人想吐。”

“那是些什么东西？”

“我记不太清了，瑞琪，大概是奶油酱烩鸡吧。医院里从来只会准备一种晚餐。他们可能会管它叫别的名字，比如烤火腿或者风味牛排什么的，但其实都是奶油酱烩鸡。”

瑞琪忍不住想流口水。她们已经很久没吃到像样的东西了，即使是奶油酱烩鸡。烤火腿和风味牛排听起来也不错。自从杭莉叶买了新的骑马装备，她们顿顿都吃早餐玉米片。

“后来我说先把宝宝抱走，再给我端来淋了奶油酱的鸡肉吧。结果，他们把我推到一个房间，里面还躺着七个刚刚生完孩子的产妇。我当然哇哇大叫啦。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想跟一大群这样的女人混，我早就去什么社区了，对吧？我就会去某个大家促膝谈心的教友小区忍受阵痛了。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按铃叫人来，直到他们把我推出那个房间为止。

那些护士好像觉得我有点疯疯癫癫——相信我，在那个节骨眼上，在闻了一整天医院里各种令人厌恶到极点的味道之后，我还真是快疯了。后来他们把我换到了唯一一间空着的单人病房里。而那间病房之所以会空着，是因为里面的管道刚巧在修。我搬进去时，工人们还想继续修管子，说什么他们有他们的工作程序，啰唆个没完。一个护士想跑出去找个块头更大、更壮的家伙来把他们赶走。哼哼，我当即把小块小块的胎盘甩得到处都是，立刻就把他们赶跑了。”

“小块的什么？”瑞琪问。

“其实那只是我第二顿晚餐里的樱桃果冻罢了，可是那些工人不知道啊。他们急急忙忙就逃走了。你能想象一堆工人挤在产妇病房里吗？这还不算，我正要长舒一口气的时候，突然瞧见了一样工具，可能是哪个工人落在窗台上的。嗯，那可真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没准有人会为了拿回这东西，在半夜里冒冒失失地闯进来。起先我还没注意到它，因为你爸和我吵得正凶呢，为了给你取名的事。瑞琪，你知道吗？生孩子这事就已经够叫人神经紧绷了，还没有人告诉你孩子生下来之后该怎么办。可宝宝就在那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新妈妈会把宝宝留在公共场所的洗手间里，忘记抱走。谁能随时随地记得啊！给你取名本该是整件事中最简单的，但任何事情只要有你爸掺和都不可能简单。比如我很喜

欢尤金妮这个名字，你爸却一直说：‘臭臭，我们就叫她臭臭好了。’他纯粹就是为了搞笑。你能想象经过那么一天的折腾后，听到这名字我有多生气吗？然后他又说：‘或者叫臭屁？臭屁·克拉克！’

“我说叫伊凤吧，他就说叫打嗝。他根本不听我说话，只顾着搞笑。就在那时，我看到了窗台上那件工具。‘谁把棘轮忘在窗台上了？’我问。你爸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在地回答，他非要耍嘴皮子不可。‘不对，那不是棘轮，是一把扳手。’他说。嘿，难道我会把扳手看成棘轮？我是不会弄错的。于是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很快他就开始大吼大叫。他这个人一向喜怒无常，瑞琪，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大发雷霆。他的样子真的很吓人。他还威胁我，说我要是不承认那是一把扳手，他就把我的病床推到窗边，摇高了，然后让我从窗口滑下去。我完全不理他，自顾自地拿起一本杂志，假装阅读一篇关于马球的文章。我早发现了，当他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不理他更好。

“‘是棘轮。’我满不在乎地说，然后眼看着他把病床的上半部分慢慢地摇高，导致我缓缓地顺着医院滑溜溜的床单滑了下去，滑向敞开的窗户。关于医院的床单我也有话要说，那破床单好像是尼龙还是什么人造纤维做的，搞得病人老是会从床上滑下来。砰，砰，砰！医院里整个晚上都听得见这声音。十个病人有九个都是半夜为了拿杯水喝，一转身就摔

断一根骨头。剩下的那个发现自己没水喝，而且喝到水的希望渺茫时，立刻就心脏病发而死翘翘了。

“总之，你爸又说了：‘是扳手。’

“‘棘轮。’我说。

“‘扳手。’他说。

“我的两条腿眼看就要从五楼的窗户滑出去了，睡衣整个儿被堆到了上半身，让光溜溜的大腿在风里晃荡。就在那时，一个护士快步冲了进来，惊恐地尖声叫道：‘天哪，克拉克先生！克拉克太太，如果你想多呼吸点儿新鲜空气，跟我们要轮椅就行了！’

“然后她把我推回床位，再用力把窗户关上，免得我们再犯同样的错误。我继续假装若无其事地看杂志，这可把你爸气疯了。他正打算再一次发飙，却突然听见走廊里有人说候诊室正在发送哈瓦那雪茄。嘿，他一溜烟就不见了。他不在的时候，一个女人走进来问我要你的出生证明上的信息。我一把抓过表格，在姓名那一栏里填上了‘棘轮’！棘轮<sup>①</sup>！所以你的名字便成了瑞琪——瑞琪·克拉克。哦，对了，今晚你要到缅因州去。”

---

<sup>①</sup> 棘轮：一种类似齿轮的零部件，原文为 ratchet，此处作人名使用，音译为“瑞琪”。



# 1

## 玫瑰幽谷

“我要到哪儿去？” 瑞琪一下子惊得喘不过气来。

“缅因州。”

“缅因州？” 瑞琪大声叫道，“我干吗要去那儿？”

“你去过一个夏天，跟缇莉和潘潘·曼纽托曾表姨母一起。你管她们叫姨婆就行了。我都叫她们缇莉、潘潘姨婆，她们也总是叫我侄女。你也可以当她们的侄女。谁会叫什么‘缇莉曾表姨母’那么一大串啰里吧嗦的呢？实在太拗口了。她们是我们的远房亲戚，我差点都把她们给忘了。我小的时候，夏天都是跟她们一起过的。现在你也大到可以试着离开家里

了，而她们那儿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不用花钱的地方。”

“我今晚就走？你干吗不早点儿告诉我？”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啊。好了，快点儿收拾一下，到那儿去要花上两天时间呢。火车票和汽车票我都给你买好了。你一定会喜欢在火车上睡觉的，一路上都是哐当哐当的声音。这是你的行程表。快点儿，瑞琪，去拿你的外套。”

“可是天气还很热啊。”瑞琪说。

“缅因州现在可不热。学校什么都没教过你吗？”杭莉叶快步走上地下室的楼梯，来到停车场。你别看她开车时一副心思坚定的样子，其实她对要去的地方一点概念都没有。她从来没去过火车站，可是她想，管他呢，有地图啊。杭莉叶平常在潘萨镇里，总是走同样的路线，从来不会换一条不习惯的路走。这会儿出门才几分钟不到，她们就迷路了。瑞琪紧张地抓着座椅，只听见杭莉叶在慌张地自言自语，说什么街道的位置怎么跟她估计的不太一样，然后车子还差点儿撞上一个路人，又闯了次红灯。到了这时候，杭莉叶才想起来，瑞琪的行李箱还端坐在家里呢。

“来不及了，”她说，“来不及了。该死！好吧，回头我寄几样东西给你。”她转进一家便利店去问路。等她们终于赶到的时候，距离火车开动只有几分钟了。

“我压根儿也不知道我们家还有亲戚。”瑞琪说，跟着杭

莉叶匆匆地穿过站台。

“我跟她们一起过夏天的时候，她们就已经很老了，这会儿想必连棺材都准备好了。潘潘有点儿胖，总是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缇莉看起来则活像条括约肌。”杭莉叶说。

“像条什么？”瑞琪问，可列车员正在催她赶紧登上火车的梯子。她没有跟妈妈说再见。杭莉叶早在很久以前就告诉过她，他们家的人从不擅长说你好，也不擅长说再见，而对介于你好与再见之间的事，也不怎么在行。瑞琪转过头去时，听见妈妈正在火车开动的隆隆吼声中对她喊着什么。

“什么？”瑞琪对着敞开的火车车门喊道。

“把那东西遮好了！”杭莉叶喊完便朝停车场走去。

瑞琪目送妈妈的身影越走越远，直到再也看不见了，她才走进车厢里头。许多乘客已经睡趴在位子上，有的人脸贴着车窗，有的人脑袋沉重地垂在胸口。女乘客旁边没有空位了，瑞琪只好挨着一个熟睡的男人坐下，眼看着一小滴水淌在他的翻领上。这样突然地离开妈妈身边，瑞琪有一种硬生生被剥离的感觉，就像一只靴子被人从黏稠的泥泞中拔出来，还发出了偌大的吸吮声。可是，她知道妈妈会瞧不起这种感觉的，妈妈只会说这是无谓的神经过敏。瑞琪把双脚和膝盖并拢，两手搁在大腿上。从这里到缅因州的一路上，她都保持着这个姿势，没什么大的变化。



缇莉身材小巧，而且非常非常瘦。潘潘圆圆胖胖又开开心心的，跟杭莉叶说的一模一样。尽管有一头短短的白发，但潘潘看起来却不那么老迈，不像缇莉那么老。不过瑞琪知道，她们俩的年纪必然是一样老，因为她刚坐上她们开来的车时，缇莉对她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俩是双胞胎，一起出生，一起长大，一辈子都在一起生活，而且也计划一起死。是这样的，我一直试着跟你妈妈解释，可你妈——”

“我们住的地方很偏僻。”潘潘打岔道，从前座转过脸来，对着瑞琪温柔地笑了笑。

“因此万一这个夏天我们就死了，你就会被困在这里。我一直在努力地告诉你妈妈这一点，可她就跟往常一样，从来不听别人说话。你会被困住的。”缇莉闷闷不乐地边说边戴上驾车手套。

缇莉在驾驶座上垫了两本厚厚的电话簿和一块坐垫，但她仍然只能看见方向盘上方一点点的地方。瑞琪坐在后座。车窗外一片漆黑。其实那夜空，包括缅因州森林里整个夜晚的空气，都有一种油油的特质，颜色是那种很深很深、深到几乎看得见彩虹的黑色。瑞琪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的车票上印的是“德利镇”，可是杭莉叶又说这两位姨婆在过了丁克镇的地方有一栋房子。车子穿过微亮的小路时，这些D字打头的镇名在瑞琪的脑子里模糊成一片。渐渐地，连